

# 〈李娃傳〉



# 〈李娃傳〉

作者：

白行簡，大詩人白居易之弟。

貞元末登進士第，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遺，累遷司門員外郎、主客郎中。有文集二十卷，現已亡佚不存。所作傳奇，除本篇外，還有〈三夢記〉一篇。

題解：

李娃與滎陽公子的傳奇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。內容記敘了世家子弟滎陽公子與青樓女子李娃歷經悲歡，終成眷屬的愛情故事，反映出一種破除門第之見的平民婚戀觀念。

# 〈李娃傳〉

汧(ㄎㄨㄣˊ)國夫人李娃，長安之倡女也。節行瑰奇，有足稱者。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。

天寶中，有常州刺史榮(ㄖㄨㄥˊ)陽公者，略其名氏，不書，時望甚崇，家徒甚殷(家裡的僕從很多)。知命之年(五十歲)，有一子，始弱冠(二十歲)矣，雋朗(俊秀聰明)有詞藻(文才)，迥然不群，深為時輩推伏。其父愛而器之，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駒也。」

應鄉賦秀才舉，將行，乃盛(豐盛)其服玩車馬之飾，計其京師薪儲之費。謂之曰：「吾觀爾之才，當一戰而霸。今備二載之用，且豐爾之給，將為其志(以幫助你實現壯志)也。」生亦自負視上第(科舉考試列入最優等者)如指掌。自毗(ㄆㄧ)陵(今江蘇常州)發，月餘抵長安，居於布政里。

# 〈李娃傳〉

嘗游東市還，自平康(長安里坊名，是當時妓女聚居處)東門入，將訪友於西南。至鳴珂曲(平康里中的小巷、胡同)，見一宅，門庭不甚廣，而室宇嚴邃，闔一扉。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立，妖姿要妙(嬌豔的姿色極其動人)，絕代未有。生忽見之，不覺停驂(ㄊㄨㄣˊ，馬)久之，徘徊不能去。乃詐墜鞭於地，候其從者，敕取之，累眄(ㄇㄢˋ，斜視)于娃，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辭而去。

生自爾意若有失，乃密徵其友游長安之熟者以訊之。友曰：「此狹邪女(妓女)李氏宅也。」曰：「娃可求乎？」對曰：「李氏頗贍(尸ㄣˊ，富有)，前與通之者，多貴戚豪族，所得甚廣，非累百萬，不能動其志也。」生曰：「苟患其不諧(不成功)，雖百萬，何惜！」



# 〈李娃傳〉

他日，乃潔其衣服，盛賓從而往。扣其門，俄有侍兒啟扃(ㄣㄩㄣˊ，開門)。生曰：「此誰之第耶？」侍兒不答，馳走大呼曰：「前時遺策郎也。」娃大悅曰：「爾姑止之，吾當整妝易服而出。」生聞之，私喜。乃引至蕭牆(即當門的小牆，是主人迎接賓客的地方)間，見一姥(ㄌㄞˇ，老婦)垂白上僂，即娃母也。生跪拜前致詞曰：「聞茲地有隙(空)院，願稅(租)以居，信乎？」姥曰：「懼其淺陋湫隘(ㄣㄧㄠˊㄞˋ，低濕狹小)，不足以辱長者所處(屈辱尊駕居住)，安敢言直(值，租金)耶？」延生於遲賓之館(接待客人的客廳)，館宇甚麗。與生偶坐，因曰：「某有女嬌小，技藝薄劣，欣見賓客，願將見之。」乃命娃出，明眸皓腕，舉步艷冶。生遂驚起，莫敢仰視。與之拜畢，敘寒燠(噓寒問暖，即問候之意)，觸類妍媚(一舉一動都美麗動人)，目所未睹。復坐，烹茶斟酒，器用甚潔。

# 〈李娃傳〉

久之日暮，**鼓聲四動**(指宵禁的鼓聲從四面響起)。姥訪其居遠近。生**給**(ㄉㄨˋ，欺騙)之曰：「在延平門外數里。」冀其遠而見留也。姥曰：「鼓已發矣，當速歸，無犯禁。」生曰：「幸接歡笑，不知日之云夕。道里遼闊，城內又無親戚，將若之何？」娃曰：「**不見責僻陋**(不嫌簡陋)，方將居之，宿何害焉。」生**數日姥**(頻望姥)，姥曰：「**唯唯**(好吧)。」生乃召其家僮，持**雙縑**(兩匹絹。縑，黃色細絹，唐代可作貨幣用。)，請以備一宵之饌。娃笑而止之曰：「賓主之儀，**且不然也**(不應如此)。今夕之費，願以**貧窶**(ㄩˊㄩˋ，貧賤)之家，隨其**粗糲**(粗飯)以進之。其餘以俟他辰。」固辭，**終不許**(公子堅持，娃未收受)。

# 〈李娃傳〉

俄徙坐西堂，帷幙簾榻(帷帳床榻)，煥然奪目；妝奩(カ一弓，梳妝用品)衾枕(ク一々，被褥寢具)。亦皆侈麗。乃張燭進饌，品味甚盛。徹饌，姥起。生娃談話方切，詼諧調笑，無所不至。生曰：「前偶過卿門，遇卿適在屏間。厥後心常勤念，雖寢與食，未嘗或舍(都不忘記)。」娃答曰：「我心亦如之。」生曰：「今之來，非直(不只是)求居而已，願償平生之志。但未知命也若何。」言未終，姥至，詢其故，具以告。姥笑曰：「男女之際，大欲存焉。情苟相得，雖父母之命，不能制也。女子固陋，曷(厂ㄜ)足以薦(此指侍奉)君子之枕席！」生遂下階(對人表示尊敬，要在堂下行禮下拜)，拜而謝之曰：「願以己為廝養。」姥遂目之為郎，飲酣而散。

及旦(到了第二天)，盡徙其囊橐(此指行李財物)，因家於李之第。自是生屏(ク一ム)跡戢(リ一)身(銷聲匿跡)，不復與親知相聞，日會倡優儕類，狎戲游宴。囊中盡空，乃鬻(口，賣)駿乘及其家童。歲餘，資財僕馬蕩然。邇來(近來)姥意漸怠，娃情彌篤。

# 〈李娃傳〉

他日，娃謂生曰：「與郎相知一年，尚無孕嗣。常聞**竹林神**者（當時長安人信奉的神），**報應如響**（對人祭奉的回報像聲音的迴響一樣準確），將致**薦酹**（ㄌㄞˋ）（以酒食祭奠）求之，可乎？」生不知其計，大喜。乃**質**（ㄓㄨˋ，典押）衣於**肆**（此指當舖），以備**牢**（牛豬羊三牲）**醴**（甜酒）（**牢醴**，指祭品），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，**信宿**（住了兩夜）而返。策驢而後，至里北門，娃謂生曰：「此東轉小曲中，某之姨宅也，將憩而**覲**（ㄉㄧㄣˋ，拜見）之，可乎？」生如其言，前行不逾百步，果見一**車門**（此指側門，車輛可進出的門）。窺其際，甚弘敞。其**青衣**（婢女）自車後止之曰：「至矣。」生下，適有一人出訪曰：「誰？」曰：「李娃也。」乃入告。俄有一嫗至，年可四十餘，與生相迎曰：「吾甥來否？」娃下車，嫗**逆訪**（迎問）之曰：「何久**踈**（ㄕㄨ，疏）絕？」相視而笑。娃引生拜之，既見，遂偕入西**戟門**（是顯貴人家的標誌）偏院。中有山亭，竹樹蔥蒨，池榭幽絕。



# 〈李娃傳〉

生謂娃曰：「此姨之私第耶？」笑而不答，以他語對(岔開話題)。俄獻茶果，甚珍奇。食頃(一頓飯的時間，指時間不長)，有一人控大宛(漢代西域國名，以產良馬著名。此代稱良馬。)汗流馳至曰：「姥遇暴疾頗甚，殆不識人(神智不清)，宜速歸。」娃謂姨曰：「方寸亂矣，某騎而前去，當令返乘，便與郎偕來。」生擬隨之，其姨與侍兒偶語(相對私語)，以手揮之，令生止於戶外，曰：「姥且歿矣，當與某議喪事，以濟其急，奈何遽相隨而去？」乃止，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。日晚，乘不至(人馬皆不見返)。姨言曰：「無復命(回音、消息)何也？郎驟往視之(趕快去看看)，某當繼至(隨後到)。」生遂往，至舊宅，門扃鑰甚密，以泥緘(封閉)之。生大駭，詰其鄰人。鄰人曰：「李本稅此而居，約已周矣。第主自收，姥徙居而且再宿矣。」徵徙何處，曰：「不詳其所。」生將馳赴宣陽，以詰其姨，日已晚矣，計程不能達(估計不能在宵禁以前到達)(李娃母及姨氏正是利用了宵禁來達到擺脫滎陽公子的目的)。乃弛(解脫、卸下)其裝服，質饌而食，賃榻而寢(衣服典押，買了飯吃，在旅社住了一夜)，生恚怒(ㄟㄏ，怨恨)方甚，自昏達旦，目不交睫。質明(天剛亮)，乃策蹇(騎驢)而去。既至，連扣其扉，食頃無人應。生大呼數四，有宦者徐出。生遽訪之：「姨氏在乎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生曰：「昨暮在此，何故匿之？」訪其誰氏之第，曰：「此崔尚書宅。昨者有一人稅此院，云遲(接待)中表之遠至者，未暮去矣。」

# 〈李娃傳〉

懣<sup>ㄌㄞˋ</sup>；遘<sup>ㄍㄡˋ</sup>疾；總<sup>ㄊㄨㄥˋ</sup>帷

生惶惑發狂，罔知所措，因返訪布政舊邸(旅舍)。邸主哀而進膳。生怨懣(ㄇㄢˋ，怨恨煩悶)，絕食三日，遘疾(ㄍㄡˋ，得病)甚篤，旬餘愈甚。邸主懼其不起，徙之於凶肆(專門辦理喪事的店舖，猶今之殯儀館)之中。綿綴(指病勢危急，奄奄一息)移時(一段時間)，合肆之人，共傷嘆而互飼之。後稍愈，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(天天雇用他)，令執總帷(ㄊㄨㄥˋ，靈帳)，獲其直以自給。累月，漸復壯，每聽其哀歌(指出殯時唱的輓歌)，自嘆不及逝者(暗自嘆息生不如死)，輒嗚咽流涕，不能自止。歸則效之(仿效，學唱輓歌)。生聰敏者也，無何，曲盡其妙(盡數領略唱輓歌的奧妙)，雖長安無有倫比。→偷偷的、暗目的、暗地的

初，二肆之傭兇器者(經營喪葬用品的店主)，互爭勝負。其東肆車輿皆奇麗，殆不敵(沒有能比得上的)。唯哀挽劣焉。其東肆長知生妙絕，乃醵錢(湊錢)二萬索顧(雇)焉。其黨耆舊，共較其所能者，陰(暗地)教生新聲，而相贊和(幫腔合唱)。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長相謂曰：「我欲各閱(陳列、匯集)所傭之器於天門街，以較優劣。不勝者，罰直五萬，以備酒饌之用，可乎？」二肆許諾，乃邀立符契(契約文書)，署以保證，然後閱之。士女大和會，聚至數萬。於是里胥(管理鄉里街道的小吏)告於賊曹(主管治安的官員)，賊曹聞於京尹(京師的行政長官)。四方之士，盡赴趨焉，巷無居人(萬人空巷)。

# 〈李娃傳〉

翠<sub>子</sub>；眙<sub>不</sub>

自旦閱之，及亭午(中午)，歷舉輦輿威儀之具(車輛、轎子、儀仗用具)，西肆皆不勝，師有慚色。乃置層榻(樓梯型高榻)於南隅，有長髯者，擁鐸(拿著大鈴(以鐸聲配合輓歌))而進，翊衛(跟隨、保護)數人，於是奮髯揚眉，扼腕頓顙(點頭)而登，乃歌《白馬》(輓歌，曲調哀戚)之詞。恃其夙勝(向來獲勝)，顧眄左右(左顧右盼)，旁若無人。齊聲贊揚之，自以為獨步一時，不可得而屈也。有頃，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，有烏巾少年，左右五六人，秉<sub>搯</sub>翳(尸丫，形似長柄扇，出葬時用以遮障靈車)而至，即生也。整衣服，俯仰甚徐，申喉發調，容若不勝(臉上好像有著無法承受的哀愁)。乃歌《薤露》(輓歌，歌詞寫人生短暫，好像草上露水，極易消失)之章，舉聲清越，響振林木。曲度未終，聞者歔歔掩泣。西肆長為眾所誚，益慚恥，密置所輸之直於前(偷偷地把所輸的賭注留下)，乃潛遁焉。四座愕眙(眙，直視)，莫之測也。

嘹亮

# 〈李娃傳〉

先是天子方下詔，**俾(使)外方之牧(京城以外州郡的行政長官)**，歲一至**闕下(指京城)**，謂之**入計(唐代規定，各州刺史每年至長安，由中央政府考察其政績，決定升降，叫入計)**。時也，適遇生之父在京師，與同列者**易服章(脫掉官服，換上便服)**，竊往觀焉。有**小豎(僕人)**，即生乳母婿也，見生之舉措辭氣，將認之而未敢，乃泫然流涕。生父驚而詰之，因告曰：「歌者之貌，酷似郎之亡子。」父曰：「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，**奚至是耶？(何在此呢？)**」言訖，亦泣。及歸，**豎(僕人)間(找個機會)**馳往，訪於同黨曰：「向歌者誰，若斯之妙歟？」皆曰：「某氏之子。」徵其名，且易之矣，豎凜然大驚。徐往，**迫而察之(近看他)**。生見豎，**色動回翔(神色突變)**，將匿於眾中。豎遂持其袂曰：「豈非某乎？」相持而泣，遂載以歸。至其室，父責曰：「志行若此，污辱吾門，何施面目，復相見也？」乃徒行出，至曲江西杏園東，去其衣服。以馬鞭鞭之數百。生不勝其苦而**斃(昏死)**，父棄之而去。

間隙、趁著空檔



# 〈李娃傳〉 齎<sub>リ</sub>、瘞<sub>一</sub>、荷<sub>レ</sub>、塵<sub>ホ</sub>、垣<sub>ホ</sub>、區<sub>瓦</sub>又

其師(指店主人)命相狎暱者，陰隨之，歸告同黨，共加傷嘆。令二人齎(リ，攜帶)葦席瘞(一，掩埋屍體)焉。至則心下微溫，舉之良久，氣稍通。因共荷(レ，)而歸，以葦筒灌勺飲，經宿乃活。月餘，手足不能自舉，其楚撻之處(鞭痕處)皆潰爛，穢甚。同輩患之，一夕棄於道周。行路咸傷之，往往投其餘食，得以充腸。十旬，方杖策而起。被(披)布裘，裘有百結，襤褸如懸鶉(古人形容破爛的衣袍)。持一破甌(瓦盆)巡於閭里，以乞食為事。自秋徂冬，夜入於糞壤窟室，晝則周游塵肆(イ，街市店鋪)。

一旦大雪，生為凍餒所驅。冒雪而出，乞食之聲甚苦，聞見者莫不淒惻。時雪方甚，人家外戶多不發。至安邑東門，循里垣(口，里坊的圍牆)，北轉第七八，有一門獨啟左扉，即娃之第也。生不知之，遂連聲疾呼：「饑凍之甚。」音響淒切，所不忍聽。娃自閤中聞之，謂侍兒曰：「此必生也，我辨其音矣。」連步而出。



# 〈李娃傳〉

見生**枯瘠疥癩**(**枯瘦如柴**，**長滿疥瘡**)，殆非人狀。娃意感焉，乃謂曰：「豈非某郎也？」生憤懣**絕倒**(**昏倒**)，口不能言，**頷頤**(**點頭**)而已。娃前抱其頸，以**繡襦**(**繡花短襖**)擁而歸於西廂。失聲長慟曰：「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。」**絕而復蘇**(**哭昏過去**，**又甦醒過來**)。姥大駭奔至，曰：「何也？」娃曰：「某郎。」姥遽曰：「當逐之，奈何令至此。」



# 〈李娃傳〉

期<sub>ㄩ</sub>

娃斂容卻睇曰：「不然，此良家子也，當昔驅高車，持金裝，至某之室，**不逾期(ㄩ一，不到一年)**而蕩盡。且互設詭計，舍而逐之，殆非人行。令其矢志，**不得齒於人倫(為家庭親朋所不容列)**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使其情絕，殺而棄之，又**困躓(貧困潦倒)**若此。天下之人，盡知**為某(因為我)**也。生親戚滿朝，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，禍將及矣。況欺天負人，鬼神不祐，無**自貽其殃(自招禍殃)**也。某為姥子，迄今有二十歲矣。計其**貲(財物)**，不啻直千金。今姥年六十餘，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，當與此子**別卜所詣(另找一個住所)**。所詣非遙，晨昏得以溫清，某願足矣。」姥度其志不可奪，因許之。給姥之餘，有百金。北隅四五家，稅一隙院。乃與生沐浴，易其衣服，為湯粥通其腸，次以酥乳潤其臟。旬餘，方薦**水陸之饌(指山珍海味之類的食物)**。頭巾履襪，皆取珍異者衣之。未數月，肌膚稍腴。卒歲，平愈如初。

# 〈李娃傳〉

鬻、侏、雋

異時，娃謂生曰：「體已康矣，志已壯矣。淵思寂慮(深思靜想)，默想曩昔之藝業，可溫習乎？」生思之曰：「十得二三耳。」娃命車出游，生騎而從。至旗亭南偏門鬻(口，賣)墳典之肆(泛指書籍)，令生揀而市(買)之，計費百金，盡載以歸。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，俾夜作畫，孜孜矻矻。娃常偶坐，宵分(夜半)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即諭之綴詩賦。二歲而業大就，海內文籍，莫不該覽(讀遍)。生謂娃曰：「可策名試藝(報名參加考試)矣。」娃曰：「未也，且令精熟，以俟百戰。」更一年，曰：「可行矣。」於是遂一上登甲科，聲振禮闈(試場)。雖前輩見其文，罔不斂衽(會客時整理衣襟，是表示敬意的動作)敬羨，願友之(願意和他交朋友)而不可得。娃曰：「未也。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，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，擅天下之美名。子行穢跡鄙，不侔(不能相比)於他士。當礱淬利器，以求再捷，方可以連衡多士，爭霸群英。」生由是益自勤苦，聲價彌甚。其年遇大比，詔徵四方之雋。生應直言極諫策科，名第一，授成都府參軍。三事以降，皆其友也。

# 〈李娃傳〉劉

將之官，娃謂生曰：「今之復子本軀(恢復了你的本來身分)，某不相負也。願以殘年，歸養小姥。君當結媛鼎族(與高門大族的美女結婚)，以奉蒸嘗(主持祭祀。古代依時祭祀祖先，是家庭婦女的重要職責)。中外婚媾(引申為門當戶對的高門大族)，無自黷(玷汙)也。勉思自愛，某從此去矣。」生泣曰：「子若棄我，當自剄(ㄌㄧㄣˋ)以就死。」娃固辭不從，生勤請彌懇。娃曰：「送子涉江，至於劍門，當令我回。」生許諾。

月餘，至劍門。未及發而除書(委任新官的詔書)至，生父由常州詔入，拜成都尹，兼劍南採訪使。浹辰(古代以干支紀日，稱自子至亥十二日為「浹辰」，所以借指十二天)，父到。生因投刺(名片)，謁於郵亭(古代供傳送文書的差人以及過往官員住宿的館舍)。父不敢認，見其祖父官諱(避諱)，方大驚，命登階，撫背慟哭移時。曰：「吾與爾父子如初。」因詰其由，具陳其本末。大奇之，詰娃安在。曰：「送某至此，當令復還。」父曰：「不可。」翌日，命駕與生先之成都，留娃於劍門，築別館以處之。明日，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備六禮(指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和親迎)以迎之，遂如秦晉之偶(締結美好的婚姻)。



# 〈李娃傳〉

薨<sup>ㄅㄨㄥ</sup>、拊<sup>ㄈㄨˇ</sup>、竦<sup>ㄙㄨㄥˋ</sup>

娃既備禮，歲時伏臘(逢年過節都能主持祭祀)，婦道甚修，治家嚴整，極為親所眷尚(喜愛推崇)。後數歲，生父母偕歿，持孝(守孝)甚至。有靈芝產於倚廬(守孝的草屋)，一穗三秀(古人以為祥瑞之兆)，本道上聞(指劍南道的長官報告了皇帝)。又有白燕數十，巢其層薨(ㄇㄥˊ，高層房屋的屋脊)。天子異之，寵錫加等。終制(服喪期滿)，累遷清顯之任(多次陞官顯赫高貴的官職)。十年間，至數郡。娃封汧國夫人，有四子，皆為大官，其卑者猶為太原尹。弟兄姻媾皆甲門(名門大族)，內外隆盛，莫之與京(沒有誰家能比得上)。

嗟乎，倡蕩之姬，節行如是，雖古先烈女，不能逾也。焉得不為之嘆息哉！予伯祖嘗牧(管理)晉州，轉戶部，為水陸運使，三任皆與生為代(代替、交接)，故諳詳其事。貞元中，予與隴西公佐，話婦人操烈之品格，因遂述汧國之事。公佐拊掌(ㄈㄨˇ，拍手)竦聽(ㄙㄨㄥˋ，敬聽)，命予為傳。乃握管濡翰(提筆蘸墨)，疏(詳細記述)而存之。時乙亥歲秋八月(指唐德宗貞元十一年)，太原白行簡云。

前後交接